

新明治

論語

二

149

149

共  
十  
本

東 京 圖 書 館

一  
冊

五  
二  
號

六  
架

函

經  
書  
類

漢  
書  
門

論語卷之三

朱熹集註

公冶長第五

明治八年文部省交付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為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綆之中非

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妻為之妻也縲黑索也綆攀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繫罪人長之為人無所考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綆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為榮辱哉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

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綰又名适字子容謚敬叔

孟懿子之兄也。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故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也。事又見第十一篇。○或曰。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己也。程子曰。此以己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况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備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惟以爲避嫌。○子謂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爲。况聖人乎。

**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

**斯**

焉。於。賈。反。子。賤。孔。子。弟。子。姓。密。名。不。齊。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既。歎。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凡師友厚之至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

**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女音汝。瑚音胡。璉力展反。

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簠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己爲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

○或曰。

**雍也。仁而不佞。**

佞。爲。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

**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焉。於。賈。反。

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辨。也。憎。惡。也。言。何。用。佞。乎。佞。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辨。而。無。情。實。徒。多。爲。人。所。憎。惡。爾。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爲。賢。不。足。以。爲。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或。疑。仲。弓。之。賢。而。未。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况。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

斯之未能信。子說

說音悅。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真。

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說其篤志。○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任。必其材可以任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害其為味。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任。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

勇。過我無所取材。

桴音浮。從好。並去聲。與平聲。材與裁同。古字借用。桴。筏也。

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已。皆假設之言耳。子路以為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已。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孟武伯問。子路能幾度事理。以避於義也。

仁乎。子曰。不知也。

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故以不知告。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

治其賊也。不知其仁也。

乘去聲。賊兵也。古者以甲賦出兵。故謂兵。

求也何

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

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

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朝音赤。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

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

愈

女音汝下同  
愈勝也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

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一數之  
始十數

之終二者一之對也顏子明睿所照節始而見終子貢  
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說告往知來是其驗矣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與許也胡氏  
曰子貢方人

夫子既語以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  
聞一知十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一中人以上之

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已方回見其不可企及  
故喻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既

然之又重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  
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也

宰予晝寢子

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

於予與何誅

朽許久反朽音汗與平聲下同晝寢  
謂當晝而寢朽腐也雕刻畫也朽鏽

也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與語  
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

子曰始吾

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

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行去聲  
宰予能

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亦以重警  
之也胡氏曰子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范氏

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斃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  
晝寢自棄孰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帥

氣居然而倦是冥安之氣勝做戒之志情也古之聖賢未  
嘗不以懈惰荒寧為懼勤勵不息自強此孔子所以深責

宰予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  
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子曰

枨也慾焉得剛

焉於屢反剛堅強不屈之意最人  
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申枨

弟子姓名。慾多嗜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為剛矣。○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宜未子之未見也。○子貢

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

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故未子以為非子貢所及。○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愚謂無者自然而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為仁恕之別。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

而聞也。

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自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躐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程子曰。此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言也。

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為弗及也。故著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

○子貢問曰。孔子何以謂之文也。子

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好。去聲。孔子。衛大夫。名。固。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問。故謚法有以勤學好問為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子固得謚為文。以此而已。○蘇氏曰。孔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嫌。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

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結其  
為人。如此。而謚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漫  
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為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

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恭謙遜也。敬謹恪也。

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吳氏曰。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是也。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

敬之。

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久而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為善。

○子曰。臧

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梲章。悅反。

知。去聲。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居猶藏也。蔡大龜也。節。柱頭。斗拱也。藻。水草名。梲。梁上短柱也。蓋為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藻於梲也。當時以文仲為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安得為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即此事也。○張子曰。山節藻梲。為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知宜矣。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魚無喜色。三已

之。魚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

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

仁。

知。如字。焉。於屢反。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鬬。名穀。於菟。其為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有

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私欲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

崔子弑齊君。陳文

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十四匹也。違。去也。文子潔身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味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愚聞之師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其制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真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遂以心者信其大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此。更以上章不知其仁。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并與三仁。東齊之事。觀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為義。可識矣。今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楚。所謀者。無非

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三。去聲。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斯語辭。程子曰。為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為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譏之。○愚按。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無過舉矣。而宣公篡立。文子乃不能諫。反為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惑之驗。與。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為尚。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

愚不可及也。」

知去聲。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春秋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



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程子曰邦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在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

裁之

與平聲。斐音匪。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

略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之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為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故欲歸而裁之也。

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

不甚怨之也。○程子曰不以念舊惡此清者之量。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

○子曰孰

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

之

醯呼西反。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醯醋也。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

其曲意狗物掠美而怨不得為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為大。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

日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

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

之

足將樹友足過也。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謝氏曰二者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也。左丘明恥之其所養

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恥之蓋竊比若彭之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

○顏淵

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

盍音合。志何木也。

子

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

無憾。

衣去聲。衣服之也。裘。衣服。敝。壞也。憾。恨也。

顏淵曰。願無

伐善無施勞。

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伐。是也。或曰。勞。

勞事也。勞事非已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通。

子路曰。願聞子

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

之。

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一說。安。之。安我。也。信我。也。懷我。也。亦通。○程子曰。未。

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爾。又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者也。顏子。不自私也。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出。

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為也。今夫羈勒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勒之作在牛人。而不知羈勒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先觀下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

○子曰。已矣乎。吾

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已矣乎。者。恐其

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答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為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警學者深矣。

○子曰。十

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

好學也。

焉。如字。屬上句。好。去聲。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

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為聖人。不學則不免為鄉人而已。可不勉哉。

雍也第六

凡二十八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子桑伯子。魯人。胡氏

以為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扈者。是也。仲弓以夫子許已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

謂之。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

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

大音泰。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為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

無主而自治疎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太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

於牛馬。然則伯子蓋大簡者。子曰。雍之言然。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

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然之。○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為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為疎略。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必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太簡。○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

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好去聲。亡與無同。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復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真好學矣。短命者。顏子三十一而卒也。既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真好學者之難得也。○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又曰。喜怒哀樂。在事則理之當。喜怒哀樂。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已何與者焉。如鑑之

命者。顏子三十一而卒也。既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真好學者之難得也。○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又曰。喜怒哀樂。在事則理之當。喜怒哀樂。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已何與者焉。如鑑之

照物。妍媸在彼。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纔有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張子曰。懶於己者。不使萌於再。或曰。詩書六藝。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為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為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

之粟五秉

使為。並去聲。子華。公西赤也。使為孔子使也。金。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

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

衣。去聲。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

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

百辭。

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孔子為魯司寇時。以思為宰。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毋。禁止辭。五家為鄰。二十

五家為里。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之蓋。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程子曰。未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為。夫子使義也。而冉有乃為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亦苟至矣。則夫子必自周之。



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費音秘。為去聲。復扶又反。汶音問。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魯北境上。閔子不欲臣季氏。令使者善為已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入之勢。況閔子得聖人為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豕。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早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為季氏附益。夫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夫音扶。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疾。先儒以

為癩也。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已。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侯氏曰。伯牛以德行稱。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

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食音嗣。樂音洛。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

也。

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

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

女畫

說音悅女音汝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欲退而不欲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胡氏

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芻豢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

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以局於藝也

○子謂子夏曰

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為

也小人儒為人○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已自便凡

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之以此

○子游

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

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

偃之室也

女音汝澹徒甘反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飲

射讀法之類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已徇人之私

可見矣○楊氏曰為政以人才為先故孔子以得人為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

不由徑者人必以為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為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愚謂持身以滅明為法則無苟賤之

羞取人以子游為法則無邪媚之感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

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

進也

殿去聲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即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

策鞭也戰敗而還以後為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入之心

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為物已。誘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人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友。可以為法矣。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鮀。徒何反。祝。宗廟之官。鮀。衛大夫。字。

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耶。怪而歎之。之辭。○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爾。

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揚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言言可以受稱。

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程子曰。生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爾。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好。去聲。樂。音洛。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以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息者與。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以上之上。上聲。語。公聲。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躡等之弊也。○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

白。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寔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

○子曰。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揚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言言可以受稱。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以上之上。上聲。語。公聲。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躡等之弊也。○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

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躡等之弊也。○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

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躡等之弊也。○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





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為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為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不國矣。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

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

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

罔也。

劉聘君曰。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為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曉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之愚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

以弗畔矣夫。

夫音扶。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

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畔於道矣。○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

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說音悅。否。

方九反。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為辱。故不悅。矢。誓也。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否。謂不合於禮。不自由其道也。厭。棄絕也。聖人道大德全。無可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

○子曰。中庸之為

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鮮。上聲。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也。

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

之定理。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少有此德久矣。

○子貢曰。如有博施

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

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廣也。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

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 夫仁者

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

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 能近取譬

可謂仁之方也已。

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

○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

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已也。認得為已。何所不至。若不

屬已。自與已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已。

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已欲立而

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

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

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

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

贍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衆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

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

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衆也。推此以求。脩己以安百姓。則

為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呂氏曰。子貢有

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己取之。庶幾

論語卷之四

朱熹集註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已護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凡三十七章。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

彭

述則賢者可及。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

大夫見天戴禮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

贊周易脩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

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

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

於我哉

也。識音志。又如字。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

當是時作者畧備。夫子蓋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

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子

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

能改是吾憂也

尹氏曰德必修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

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二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子曰德

天天如也

也。夔居間暇無事之時。揚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天天其色愉也。○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

容聖人處也為申申字謙不盡故更著天天字。今人夔居

之時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

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復扶又反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

唯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子曰甚矣吾衰也

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程子曰孔

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  
可以有為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  
衰也 ○子曰志於道 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  
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

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歧之惑矣

據於德

據音倨據者執守之

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

依於仁

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功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

游於藝

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

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此章言人之為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自用之間無少間隙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

賢之域矣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

誨焉

脩脯也十脰為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為禮束脩其至薄者蓋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

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

○子曰不

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

則不復也

憤旁粉反悱芳匪反復扶又反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盡之貌啟謂

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并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為受教之地也憤悱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待其誠至而後告之既告之

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爾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

○子

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臨喪哀不能甘也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謝氏

曰學者於此。一可。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

○子謂顏淵

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

夫

舍。上聲。夫。音扶。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已。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顏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子路

見孔子獨美。顏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已同。

子曰。暴虎馮河

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

好謀而成者也

馮。皮水反。好。去聲。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謝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

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是以惟顏子為可以與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為問。則其論益卑矣。夫子之言。蓋因其失而救之。夫不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尚然。而况於行三軍乎。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

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好。去聲。執鞭。賤

者之事。設言富若可求。則雖身為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不可哉。為此語者。恃以明其決不可求爾。楊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無可求之道也。

○子之所慎。齊戰疾

齊。側皆反

齊之為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饗與不饗。皆決於此。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

為樂之至於斯也

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不知肉味蓋心於是而不及

乎他日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

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

之

為去聲為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瞶公薨而國人立蒯瞶之子輒於是晉納蒯瞶而輒拒之

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瞶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諸應辭也

入曰伯

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

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

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

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于首陽山遂餓而死怨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乎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為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為衛君可知矣蓋

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

棄其國猶敝蹠爾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唯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

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為為賢故知其不與輒也

○子曰飯蔬食飲

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

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飯符晚反食音嗣枕去聲樂音洛飯食之也蔬食麤

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

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又曰。須知所樂者何事。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

大過矣。

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

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

○子所雅言詩

書執禮皆雅言也。

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

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之。○葉公問

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葉公。魯人也。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

僭稱公也。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與。

子

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

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

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

○子曰。我非

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好。去聲。生。

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謂汲汲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入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

○子不語



怪力亂神

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

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

神。○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

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其一人同行。其一人也。

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尹氏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

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

如予何

○子曰。二三子。以我

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子曰。二三子。以我

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

三子者。是丘也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止

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薰及之。然後知其高且

遠也。使誠以為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

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躡易而進也。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而人自不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行去聲。程子曰。教人以學。文。脩行。而存忠

信也。忠信本也。○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

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眾之名。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

者斯可矣

恒。胡登反。子曰。字疑衍文。恒。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恒者。不貳其心。善人者。志於仁。而

無惡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

乎有恒矣。亡讀為無。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恒者。以質言。愚謂有恒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於聖者也。故章末解言。有恒之義。其示人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子曰。釣而不綱。弋

不射宿。射。食亦反。綱。以木繩屬網。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宿。宿鳥。○洪氏曰。孔子少貧賤。為養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是也。然盡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為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

之者。我與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識音志。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孔子自言未嘗妄作。蓋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見賢遍反。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惑者。疑夫子不當見之也。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其人

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疑此。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潔。脩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人潔已而來。但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為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既退而為不善也。蓋不追其既往。不逆其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唯字上下疑。又有闕文。大抵亦不為已甚之意。○程子曰。聖人待物之洪如此。

○子曰。

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故

而不求故有以為遠者。反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豈遠哉。○程子曰。為仁由己。欲之則至。何遠之有。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昭公魯君名。稱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為知禮。故司敗以為問。而孔子答之如此。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

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

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

取七佳。反巫馬。

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司敗揖而進之也。相助。非曰黨。禮不娶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孟子者。諱之使若。

宋女子。姓者然。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

有過。人必知之。

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為知禮。故受以為過。

而不辭。○吳氏曰。魯蓋夫子父母之國。昭公魯之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遽以知禮為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為有黨。而夫子受以為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然其受以為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

知孟子之事者。可以為萬世之法矣。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

之。而後和之。

和去聲。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

詳。而與其善也。此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衆善之集。有不可

勝既者焉。讀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

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

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而足以見言行之難。易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遜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猶言君子道者。我無能焉。

○子曰。若聖與

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

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

能學也。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也。為之謂為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然不厭不倦。非已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晁氏曰：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

故夫子辭之。苟辭之而已。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為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故夫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為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處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西華仰而歎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

矣。○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

路對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

曰：丘之禱久矣。誅力軌反。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誅者哀死而述其行之

辭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蓋甲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己者。初

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

○子曰：奢

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孫去聲。孫。去

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晁氏曰：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

○子曰：君子

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坦。平也。蕩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

人役於物。故多憂戚。○程子曰：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

○子温而厲。威而

不猛。恭而安。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惟聖人全體渾然。

陰陽合以德。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此。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智足以知聖人

論語卷之三

七

而善言德行。若不能記。故程子以為曾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而玩心也。

### 泰伯第八

凡二十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

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泰伯周大王之長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

加者也。三讓謂固遜也。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蓋大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大王之時。商道寢衰。而周日彊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大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大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荆蠻。於是大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為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為武王。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為如何哉。蓋其心即東齊扣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其焉者宜。夫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泰伯不從事。見春秋傳。

○子

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憊勇而

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憊。絲里反。絞。古卯反。憊。畏懼貌。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

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偷薄也。

薄也。○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憊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德厚矣。○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為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按此。一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篇慎終追遠之意相類。吳說近是。

○曾子

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

後吾知免夫小子

夫音扶。啟開也。曾子平日以為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



從事於斯矣

校計校也。友馬氏以為顏淵是也。顏子之心唯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

之有間。故能如此。○謝氏曰。不知有餘在己。不足在上。人不必得為在己。失為在人。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

君子人也

與平聲。其才可下。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辭也。決辭。設為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程子曰。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

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與。疑

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弘。寬廣也。

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弘。寬廣也。

毅。強忍也。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

仁以為己任。不亦

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

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下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又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

○子曰。興於詩。

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為言既易知。而吟詠之間。抑揚反覆。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

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於此而得之。

立於禮。

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

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以為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

成於樂。

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為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解

其查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按內則。十歲學幼儀。

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程子曰。天下之

英才。不為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

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與於詩也。古人自洒掃應對以至冠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子曰。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

使<sub>レ</sub>之知<sub>レ</sub>其所以然也。○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sub>レ</sub>人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能使<sub>レ</sub>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子曰。好勇疾貧。

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好去聲。好勇而

不安分則必作亂。惡不仁之人而使<sub>レ</sub>之無所容則必致亂。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

其餘不足觀也已

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於夸吝鄙吝也。○程子曰。此甚

言驕吝之不可也。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者。但有周公之才而驕吝者亦不足觀矣。又曰。驕氣盈吝氣歉。愚謂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

得也

易去聲。穀祿也。至疑當作志。為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不易得也。○揚氏曰。雖子張之賢猶以

于祿為問。况其下者乎。然則三年學而不至於穀宜不易得也。

子曰。篤信好

學守死善道

好去聲。篤厚而力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

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



則見無道則隱

見賢遍反。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

入可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故潔其身而去之天下。舉世而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也。此惟篤信好學守

死善道者能之。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

道富且貴焉恥也

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碌碌庸人不足

以爲士矣。可恥之甚也。晁氏曰。有學有守而去。就之義潔出處之分明。然後爲君子之全德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

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

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摯音至。雎七余反。師摯。曾樂師名。摯也。亂樂之

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慥慥而不

信。吾不知之矣

侗音通慥。音空。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慥慥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絕

之之辭。亦不屑之教誨也。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故馬之

蹄齧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馴。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

○子曰學如

不及猶恐失之

言人之爲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然。惟恐其或失之。

警學者。當如是也。○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才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

○子曰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與去聲。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爲樂也。

○子曰大哉堯

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

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下以言語形容也。

**巍**

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成功。事業。

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為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故民無得而名焉。所以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

○舜有臣五人

而天下治。

治。去聲。五人。禹。稷。契。皋陶。伯益。

武王曰。予有

亂臣十人

書泰誓之辭。馬氏曰。亂。治也。十人。謂周公。且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大顛。閎。太散。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

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劉侍讀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呂姜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內。或曰。亂。本作亂。古治字也。

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

謹之。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際。交會之間。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

三分天下

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

也已矣。

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荆梁雍豫徐揚也。惟青兗冀

尚屬紂耳。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為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指微矣。或曰。宜斷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為文章。○子

曰。禹。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

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

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間。去聲。非音匪。黻音弗。洫呼域。

反間。罅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非薄也。致孝鬼神。謂享祀豐潔。衣服常服。蔽蔽膝也。以韋為之。冕冠也。皆祭服也。溝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再言以深美之。○揚氏曰。薄於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所謂有天下而不與也。夫何間然之有。

論語卷之五

朱熹集註

子罕第九

凡三十三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

未子所罕言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

而無所成名。

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無所成名。蓋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

藝之名也。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

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為人僕所執。

尤卑。言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已。承之以謙也。○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偏長。目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以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執。而得為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

也。純儉吾從衆。

麻冕。緇布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為之。升

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

拜下禮也。今

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

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

君辭之。乃升成拜。恭驕慢也。○程子曰。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也。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絕。無之。盡者。毋。

史記作無是也。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已也。四者相為終始。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程子曰。此毋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張子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揚氏曰。非知足。以知聖人。詳視而默識之。不足以記此。

○子畏於匡。

畏者。有戒心之謂。匡。地名。史記云。陽虎曾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

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也。茲。此也。孔子自謂。

天之將喪斯文也。

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

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喪與並去聲。馬氏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

死者。言天若欲喪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也。

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

大音泰。與。平聲。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

宋。未可知也。與者。疑辭。大宰。蓋以多能為聖也。

子貢曰。固天縱之

將聖。又多能也。

縱。猶肆也。言不為限量也。將。殆也。謙恭不敢知之辭。聖。無不通

多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其兼之。

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

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

多也。

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非以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

能以曉之。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牢。孔子姓。弟子。姓。

能。以。曉。之。子。開。一。字。子。張。試。用。也。言。由。不。為。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三。言。之。時。子。牢。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併。記。之。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

兩端而竭焉。

叩音口。孔子謙言。已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耳。叩。發動也。

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眾人。以為。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則可見矣。尹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即其近。眾人。皆可。與。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端。如。答。樊。遲。之。問。仁。知。兩。端。竭。盡。無。餘。蘊。矣。若。夫。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則。豈。聖。人。之。言。哉。

○子曰。鳳鳥

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夫音扶。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

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義。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張。子。曰。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義。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子見齊衰者。負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齊音咨。衰。

七。雷。反。少。去。聲。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成。服。也。瞽。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於。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

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喟音位。反。鑽。祖。官。反。喟。歎。聲。仰。

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為。象。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

禮

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

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程子曰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唯此二事而已

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

從之末由也已

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深而力之

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冥昏默者程子曰到此地位功夫九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揚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充而至於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未達一間也○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為深矣此顏子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歎此顏子學既自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

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盡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蓋不怠所從必求至乎卓立之地也抑斯歎也其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乎

○子疾病子路使門

人為臣

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

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

有臣吾誰欺欺天乎

間如字病間少差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

故言我之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為有臣則是欺天而已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路深矣

且子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

三子之手乎且子縱不得大葬予死於

道路乎

無寧寧也。大葬謂君臣禮葬死於道路謂棄而不葬。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范氏曰。曾

子將死起而易箒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以為有臣。是以陷於行詐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微。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楊氏曰。非知至而意識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子貢曰。有美玉

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買而沽。諸子曰

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買者也。

韞。紆粉反。匱。徒木反。賈。音

稼。韞。藏也。匱。匱也。沽。賣也。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也。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買而不當求之耳。○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買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在道以從人。銜玉而求售也。○子欲居九夷

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之者亦乘將浮海之意。

或曰。陋如之何。子

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子

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

所。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缺。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子曰。出則事公卿。入

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

有於我哉。

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切矣。○子在川

夫。音扶。舍。上聲。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

而無毫髮之間斷也。○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愚按：自此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

好去聲。謝氏曰：好，好色惡臭真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然民鮮能之。○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

○子曰：譬如為山，未

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

進吾往也。

簣求位反。覆，芳服反。簣，土籠也。書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夫子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強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

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

者，其回也與。

語去聲。與平聲。惰，懈怠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羣弟子所不及也。 ○子謂顏

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進止二字。說見上章。顏子既死而孔子惜之，言其方進而未已也。 ○子曰：苗而

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夫音扶。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蓋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責自勉也。 ○子

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

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焉知之焉。於夏反。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強足以積學而有待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少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知其不終於極乎。是可畏也。 ○子曰。法

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法語者。正言也。巽言者。婉而導之也。繹其緒也。法言。人所敬懼。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巽言無所乖忤。故必說。然不繹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

在也。○揚氏曰。法言若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巽言若其論好貨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不達。拒之而不受。猶之可也。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其能改繹矣。從且說矣。而不改繹焉。則是終不改繹也已。雖聖人其如之何哉。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重出而逸其半。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

夫不可奪志也。 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如可

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 ○子曰。衣赧緼袍。與衣狐貉

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衣。去聲。緼。紆粉反。貉。胡各反。與。平聲。

澁。壞也。緼。京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者。狐貉。以狐貉之皮為裘。衣之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 不忤不求。何用不臧。

忤。之。致反。忤。害也。求。貪也。臧。善也。言能不忤不求。則何為不善乎。此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貧與富交。強者必忤。弱者必求。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

道也何足以臧

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故夫子復言此以

警之○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然以衆人而能此則可以爲善矣子路之賢直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激而進之

○子曰

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

范氏曰小人

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謝氏曰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欲學者必周於德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此學之序也

○子曰可

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

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爲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共

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

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楊氏曰知爲已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

之宜然後可與權洪氏曰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立而言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仆矣

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入識權字愚按先儒誤以此

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爲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

當有辨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

棣大計反唐棣郁李也偏晉書作翩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華之搖動也而語

室是遠而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夫音扶夫子借其言而反

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上兩句無意義但以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所指也

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深遠。

### 鄉黨第十

揚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

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曰。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即其事。死然如聖人之在。目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為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焉。舊說凡一章。今分為十七節。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相恂

倫反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辭氣如此。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朝直遙反下同。

便。旁連反。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明。辯故必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爾。此一節。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

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侃。苦且反。誾。魚巾反。

此君未視朝時也。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誾誾。和悅而諍也。

君

在蹠踏如也。與與如也。

蹠。子六反。踏。子亦反。與。平聲。或如字。君在。

視朝也。蹠踏。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張子曰。與與。不忘尚君也。亦通。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也。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

也。

擯。必及反。躩。驅若反。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變色貌。躩。盤辟貌。皆敬君命故也。

揖

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

襜。赤占反。所與立。謂

同為擯者也。擯用命數之半。擯上公五人。則用五人。以次傳命。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襜褕整貌。

進翼如也

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

實退必復趨

命曰賓不顧矣

孔子為君擯相之容。○入公

入公

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

立不中門。行不履闕

闕于逼反。中門中於門也。謂當闕之間。君出

入處也。闕門限也。禮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闕右。不踐闕。謝氏曰。立中門則當尊行。履闕則不恪。

過

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位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所謂宁也。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也

者

齊音咨。攝摠也。齊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摠衣。使去地尺。恐躡之而傾跌失容也。屏藏也。息鼻息出入

者也。近至尊氣容肅也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

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蹠蹠如也

日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也。○等階之級也。逞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怡和說也。沒階下盡階也。趨走就位也。復位蹠蹠敬之餘也。○執圭鞠躬如也

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投。勃如戰色。足蹠

蹠如有循

勝平聲。蹠色六反。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如不勝。執圭器

執輕如不克。故謹之至也。上如揖。下如投。謂執圭。平。衡。手與心齊。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戰色戰而色懼也。蹠蹠舉足促狹也。如有循。記所謂舉前曳踵。言行不離地。如緣物也

享禮有容色

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有容色，和也。儀禮曰：發氣滿容。

私覲愉愉如

也

私覲以私禮見也。愉愉則又和矣。○此一節記孔子為君聘於鄰國之禮也。鬼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仕魯，至十

三年適齊，其間絕無朝聘往來之事。疑使。○君子

不以紺緇飾

紺古暗反。緇側由反。君子謂孔子紺。深青揚赤色。齋服也。緇絳色。三年之

喪以飾練服者。飾領緣也。

紅紫不以為褻服

紅紫間色不正。

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褻服私居服也。言此則不以為朝祭之服可知。

當暑者袷絺

給必表而出之

袷單也。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給。表而出之謂先著裏衣表絺給而

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詩所謂蒙被綈絺是也。

緇衣羔裘素衣麀

裘黃衣狐裘

麀研奚反。緇黑色。羔裘用黑羊皮。麀鹿子色。白狐色黃。衣以襦裘欲

其相稱

襲裘長短右袂

長欲其溫短右袂所以便作事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長去聲。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

著明衣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程子曰：此錯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愚謂如此則此條與明衣變食

狐貉之厚以居

狐貉

毛深溫厚。私居取其適體。

去喪無所不佩

去上聲。君子無故玉不去

非帷裳必殺之

殺去聲。朝祭之服裳用正

幅如帷。要有裳積而旁無殺縫。其餘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則無裳積而有殺縫矣。

羔裘

玄冠不以弔

喪王素吉王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死。

吉月必

朝服而朝

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制。蘇氏曰：此孔氏遺

書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也

○齊必有明衣布

齊側皆反齊必沐浴

浴竟即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

齊必變食

居必遷坐

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遷坐易常處也此下節記孔子謹齊之事楊氏曰齊所以

交神故致潔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音食

變常以盡敬 嗣食飯也精鑿也牛羊與魚之腥轟而切之為膾食精則能養人膾麤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為善非謂必欲如是也

食饘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

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

食饘之食音嗣饘於糞反餲烏邁反飪而甚反餲飯傷熟濕也餲味變也魚爛曰餒肉腐曰敗色惡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飪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五穀不成

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

割不

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次不離於正也漢

陸續之母切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蓋其質美與此暗合也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此

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

惟酒無量不及亂

食音嗣量去聲食以穀為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酒以為人

合歡故不為量但以醉為節而不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惟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澁洽而已可也

沽酒市脯不食

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入也與不當康子之藥同意

不撤薑食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

不多食

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祭於公不侂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

不食之矣

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頒賜不俟經宿者不留神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

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

食不

語寢不言

答述曰。語。自言曰。言。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亦通。

雖蔬食

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食音嗣。齊。側皆反。陸氏曰。魯論瓜。作必。○古人

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不忘本也。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謝氏曰。聖人飲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然聖人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擇也。○席不正不坐。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

席不正不坐

○鄉人飲酒。杖者出

斯出矣

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

鄉人儻

朝服而立於阼階

儻。乃多反。儻。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阼階。東階也。儻

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已而安也。○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拜。送使者。如親見之敬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

丘未達不敢嘗

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味。達則不敢嘗。受而不飲。則虛入

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揚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達疾也。必告之直也。○此一節。○廋焚。子退朝曰。傷

人乎。不問馬

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貴人賤畜。理當如此。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

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

畜許六反食恐或餒餘故不以薦正席先

嘗如對君也。言先嘗則餘當以頒賜矣。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飯扶晚反周禮王日一舉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

故侍食者君祭則已不祭而先飯若為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

疾君視之東

首加朝服拖紳

首夫聲拖徒我反東首以受生氣也病臥不能著衣束帶

又不可以親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

君命召不俟駕

行矣

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

入太廟

每事問

出重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

殯

朋友以義命死無所歸不得不殯

朋友之饋雖車馬

非祭肉不拜

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已親

也○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

○寢不尸居不容

尸謂偃臥

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儀范氏曰。寢不尸。非惡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而已。申申大夫是也。

狎必變見見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

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貌謂禮貌餘見前篇

凶服者式之式負

版者

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持邦國圖籍者式此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人惟萬物

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况其下者敢不敬乎

有盛饌

必變色而作

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

迅雷風烈必



變

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記曰。若有疾風。迅雷。其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與衣服冠而坐。○此一

節。記孔子容貌之變。○升車必正立執綏

綏。輓以上車之索也。

范氏曰。正立執綏。則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於此也。

車中

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載。三者皆失容。

且或人。○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止。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此。然此上下必有闕文矣。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

而作

共。九用反。又居勇反。嗅。許又反。邢氏曰。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子路不達。以為時物而共其之。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鬼氏曰。石經嗅作臭。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當作臭。古闕反。張兩翅也。見爾雅。

愚按。如後兩說。則共字當為拱。執之義。然此必有闕文。不可彊為之說。姑記所聞。以俟知者。

論語卷之五

詩經卷三

四

